

何以丰益

李本军 文/图

中央党校西区并列坐落着15、17、19号三座学员楼。17号楼东南侧、东北侧各有一棵古槐树，一棵年龄250多岁，一棵210多岁，郁郁葱葱、生机盎然。南边古槐下的“丰益仓”石碑，道出了这两棵槐树的沧桑历史：它们是当年朝廷存储、调度“天庾正供”的丰益仓的把门槐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曾是历史上大大有名的清代皇家粮仓丰益仓的所在地。

从康熙开始，清朝历代皇帝多居住在西北郊的三山五园，开启居园理政模式。大批皇室成员、官员和守卫官兵云集西北郊，他们的吃饭就成了问题。原有的粮食供应体系是保障京城的，并不覆盖西北郊。雍正七年，朝廷决定在圆明园西、颐和园北清河水岸建设新的粮仓，保障粮食供应。雍正亲自命名这个占地100多亩的新仓为“丰益仓”，主持的侍郎为正二品高官。乾隆御诗《安河丰益仓》有云：“安河通清河，昔留运粮迹。因之建有仓，其名曰丰益。”丰益仓在高峰时期曾经有30座仓廩，每年贮米不下10万石。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。

乾隆的诗没有解释雍正为什么把新仓命名为丰益仓，以及丰益的含义是什么。“丰”“益”二字均是易经卦名，意义也都很吉利，但用在此处，似乎与易经两卦的含义关系不大，从字面意义上理解，应该就是储粮丰满有益官兵的意思。有粮心不慌，粮丰国才安，粮食问题

一直是国家治理的大问题，清代

岁月如歌

清代也被赋予极端重要性，“国之大事，惟兵与漕”，漕运“为一代之大政”“天下之大命所系”。

乾隆时代，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3亿多，北京的人口也有近百万。解决这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，对国家、朝廷而言就成了“大事”“大政”“大命”。虽然这么重视，清朝历代皇帝却都没有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好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人口已经超过14亿，北京的常住人口也在2000万之上，14亿多张口的粮食供应都不再是问题。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！吃饭问题尽管不再是问题，但粮食安全对治国理政的绝对重要性丝毫不减。必须要牢牢地把14亿人口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上，这一点是须臾不可放松的。这个问题上的些许疏忽，都会产生严重的历史后果。党校的学子中，不少人的工作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息息相关，相信他们每次经过槐树下，经过这个石碑，都会感受到身上那沉甸甸的责任。

站在丰益仓的旧址上，令人不禁深思“丰益”二字和中央党校特性的内在契合。中央党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武装重地，承担着为领导干部增强学识、提升素质、锤炼党性的重要任务。概而言之，就是让他们的知识才学丰富起来，让他们 的思想理论丰富起来，让他们 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。满腹经纶，益处多多，对自己而言，能够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提升自己内在的素养和气质；对社会而



“丰益仓”石碑

言，能够充分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实践中的难题，推动社会向好向优发展。新时代的领导干部，面临时代之问、历史之问，要解决好一系列难题，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，腹笥太俭甚至腹中无物是绝对不行的。可见，不“丰”难“益”。中央党校对于学员而言，也需要发挥“使之丰而益”的重要作用。

每天数次路过两棵老槐树，将感想化成一首七绝小诗《丰益仓怀古》及诗序：

丰益仓者，清时京畿西北漕仓重地，万艘南来，粮储盈廩，以安京师。今仓影全无，其上立中央党校，唯此古槐苍然，犹记漕河帆影。学子过其下，临其碑，多驻足而思者，盖仓廩蓄粮，以济民生；士人蓄才，以济时艰，学子欲益世，肚腹当丰盈。漕粮重仓，思想武装重镇，其实一也。

吞进江南万石粮

京师有赖不心慌

腹中盈物方济世

槐下寻微丰益仓

地方，注定要走出制造美食的金厨。南门金厨，开州金厨搅动了中国美食的天空，让南门的味道走得很远。

不久前到北京，去前门大街吃涮羊肉。服务员走上来：“老乡，我来给你们安排，要得不？我不会涮坛子的！”四川话！南门人！没想到在北京吃涮羊肉也能碰上！饭毕，南门老乡送我们出来，指着街上的“八大碗”“老四川”“重庆火锅”“九壶酒”说，这里都有南门出来的厨子在掌大勺。南门出来的厨子不但会做川菜，也会做很多地方的菜。

有人开玩笑说，如果在北京开一个厨帮大会，至少有两成的厨师来自开州、来自南门。开州人、南门人就是这么做菜。记得看过一个统计数据，说开州有10万名厨师，带动20万开州人在全国各地从事餐饮，其中在各地掌勺的就有2万人，被称为金厨的有上千人——他们当中自然有很多南门人，开州金厨出南门嘛。

到外地旅游，端上来的菜说不定就出自南门的金厨。这一点我从不怀疑。我在天津吃狗不理包子，厨师来自开州。我在云南吃过桥米线，厨师来自南门。我在西宁吃手抓羊肉和炕锅羊肉，厨师居然也来自南门。他告诉我自己最拿手的是青海土火锅，因为里面融入了重庆火锅的元素。他还说自己做的小吃特别受西宁人喜欢，红糖汤圆、红糖糍粑、大面包、新浦米茶……

千里之外，故乡不远。味道是一方水土的味道，有南门的味道，有开州的味道，有三峡的味道，南门及开州的厨师，一道搅动着今天人们幸福的味道。

南门味道

文 猛

在重庆市开州区南门，最直观的味道就是红糖的甜香和南门金厨的菜香。

天地给了南门海海漫漫的大坝子，给了南门三河汇流，就给了南门稳稳的丰衣足食。丰衣足食唤来古老的县城，唤来南门美酒，也唤来甘蔗和庞大的南门金厨队伍。

南门是川东一带知名的红糖产地。浦里河流向南门，看着这么一大片大坝子，就想多停留一会儿，于是冲出一大片一大片的沙地，这些沙地仿佛就是在等待甘蔗的到来。

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能够长出甘蔗。在所有的庄稼中，甘蔗对土地是特别执着的。它们一直长在地里，熟了的甘蔗去熬红糖，留下的甘蔗梢砍成尺余长的芽段，每段留两三枚芽眼，顺田垄斜斜插入土中，覆一层薄土，再浇一道粪水。哪里躺下，就在哪里开始新的生长。

73岁的黎方准，是南门红糖古法熬制技艺重庆市市级和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黎氏熬糖第四代传人。在我们的央求下，他答应带我们去录制红糖的甜蜜旅程。老灶房里一字排开六口连环铁锅，直风枪灶烧起旺火，柴薪噼啪作响。古法熬糖的十八道工序，从鲜蔗入坊到糖块成型，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敷衍。

首先开始十八道工序的第一道——榨汁。入坊先净蔗，去梢削皮，只留甘美芯髓。浦里河滩沙壤长出的青皮甘蔗，汁水饱满，糖分厚重，早些年靠石碾反复碾压，如今靠着机械辅助取汁。黎方准守着老理，蔗梗要压榨两轮，榨干每一丝甜水，榨出的蔗汁滤去蔗渣，倒入青石大缸

心香一瓣

风花雪月里的人间美好

李晓晔

徐南鹏的诗集《分水岭》分为“风”“花”“雪”“月”四辑，但这里的风花雪月，不是古人那种吟风弄月、看花赏雪，而是借风花雪月，写人生，写成长，写感悟，写升华，于自然风景里，看见尘世深情、人间美好。

诗人有这样的能耐，似乎从风中随便抓一把，就能抓出一首诗来——我揪起的是/这样长久吹下去/湖水长出皱纹/枯木要开花/石头会发芽/《起风了》节选）。

在《我喜欢看着树摆动》中，从树叶到树枝，再到树干，“摇晃，仿佛内心有足够的喜悦”，这喜悦不仅“要向周围的树诉说”，就连湖水，湖中映着的山峦、蓝天、白云、偶尔飞过的山鹰，都“不停地摇晃起来”。这就是诗人，能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，能把日常生活过成诗。

诗人最喜欢的风，是黄昏的风，“我喜欢这时的风，不疾不徐/自作主张地吹——没有更重要的了”。风带来自由，带来松弛，让诗人得以远离尘嚣。风也有内在的力量。“阳光遇着一团云/并未能把云蒸发、驱散”，而“风来，竟直吹/把一团云吹散了”，诗人由是悟得，“阳光也有不及之力/而每一阵风/手中都有一把刀子”。然而，风也有残酷的一面。当少年终于向心爱的人表白时，“风/把好不容易说出的话吹散了”，而“她听清的时候/晚风已经把她的秀发吹成白头”。

风，无形无色，无影无踪，诗人却能用诗心编织一张网，捕捉藏在风里的诗情，让它在诗行里显形。

二

写风如此，一旦进入花的世界，则爱花之情溢于言表：时间还早，我故意/绕了一个弯 去上班……/突然，我看见/一朵桃花，唯一的/桃花，像枝头/卸下的一支火/《秘密》节选）。

与爱花相比，更让人动容的是诗人的惜花之情。他对月季说，“你每月开一次/简直是，拼了命了”“我也试图这样对待命运/但终归叫一声累”。唯有将心比心，才可能如此这般的会月季的苦、累和孤独。

《落花记》则将镜头放慢、拉长，穷尽落花凋零的全过程，从“一瓣桃，从花事端折断”，到“即将断开的时候，又停留片刻/似牵扯，似不甘”，再到“时急时缓，打着旋，在虚空中画出弧线”，直到最后感叹——“谁注意过这样的细

书海拾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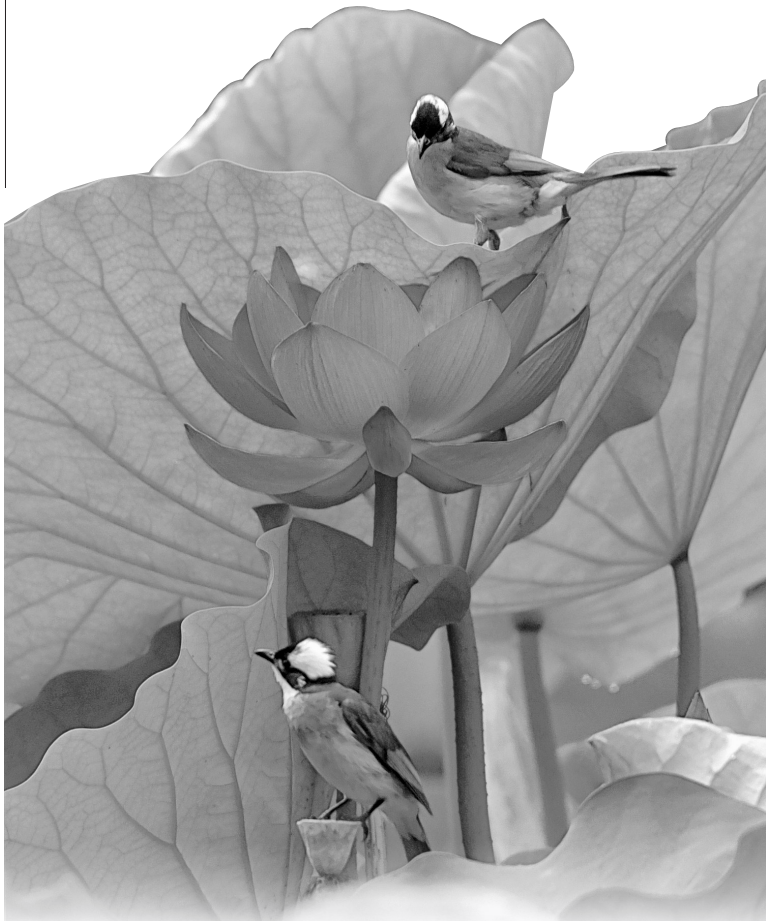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短暂，事随人寂，勒石旌

表，留名垂世，斯乃世人树碑之由也。泥河沟百余株枣树，非人也。虽历千年风霜，而干若卧虎，枝如盘龙，绿叶繁茂，红果溢茎，株株为不朽铭铭，何惜乎顽石拙文哉！然人皆知枣之利用，而未识枣之精髓也。为枣立言，其可乎！

枣，千万年前棘也，周身带刺，结果酸涩，门微品下，禽兽不目。所幸约七千年前，与中华始祖结缘，人以爱心育枣，枣成上品；枣倾全身利人，人渐文明。人心枣魂，互爱相因，情深意长也。而人际之间，利己为心，人岂不及草木焉？且夫世之人于草木之择，亦喜名花艳色，美誉之，金贵之，珍藏之，固宜也。至于枣，花微色淡，无媚俗之心；处苦瘠之地，蔚然成林；献一身甘果，乐于清贫；兢兢捍卫，善待众生；冲风冒雪，裸体沉静。其与名花名木，不攀比，不妒矜，虚怀素志，亮节高风。凡此德能，岂逊于松竹梅兰乎！或以为名花名木，植物之贵族也；枣，植物之平民也，岂可相提并论哉！而事物所以贵贱者，因人而贵贱也。倘君子精英，以贵名花名木之情爱枣，枣岂不贵哉！

此地枣之故土故乡，枣之源头也。惠泽万物之黄河底蕴与厚德载物之黄土情怀，铸就大枣之精髓也；故生深沟僻壤，济世之志，未敢或忘也。若使漫山遍野之枣林与千家万户之枣农，汇若大河，东流入海，必能与世界交流交融，共建人类之博爱。

枣之欲言其言哉！



问莲 孔祥秋 摄

濂溪书院，莲的形而上学

秦 风

石刻在岩壁上打坐，风化是另一种生长。

莲开时，整个山岩就在移动，像大地的骨节在阳光中醒来。

莲从淤泥中取出白色，取出人间遗忘的初心。

理学以莲开成周敦颐，破开岩体的心学。此刻悬在它们的裂缝上，开成我。一个在两种引力之间保持平衡的过客，茎秆是唯一的支点。

出而不染。莲穿过黑暗，成为茎秆的一部分骨节。濂溪书院的门槛，高不过一朵莲的茎秆，低不过淤泥深处那截白。

那白，是君子在浊世中为自己凿开的呼吸孔。是底色在宋代的光里反复淘洗，仍未褪尽。每一次淘洗都让白更白，让淤泥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黑。

书院回廊，柱子撑起两种天空：一种漏雨，一种漏光。君子立于二者之间，如莲立于水与泥的辩证。心即理。一道从未合上的门。理学的月光推进来，向五指尖输送理的光谱。

莲叶承露，如南宋的理学家承接天理，莲子落入淤泥，像格物致知的种子，在石头的沉默里撑开自己的坐标。莲穿过四书五经的夹层，在濂溪水面，同时握住自己的根与自己的花。中通外直。让所有路过的文字都坚持直立行走。

我俯身。莲着我的倒影。水面晃着千年风骨与渡口的灯。石头的风湿，莲知道。刻在岩上的字，以风化的速度复述初心。

我就那样坐着，坐成莲的另一种形态，不是根不是花，是根与花之间那道虚空的茎。在那里，理与心在月光下推杯换盏。莲溢出倒影与香，不断涌入我，催开成未来的远观。